

NANA 奈奈 著

The Love 里的爱情乐章 向日葵 Melody in Sunflowers



知識出版社

The Love 里的爱情乐章
向日葵 *Melody in Sunflower*

奈奈 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日葵里的爱情乐章/奈奈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15-6006-6

I. ①向… II. ①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5698号

责任编辑: 张 红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刘艺熠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6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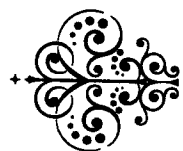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15-6006-6 定价: 23.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Preface 001



01

第一章

Chapter 盛世不过是一场繁华的戏—— 003



02

第二章

Chapter 给我一个真实的拥抱 013



03

第三章

Chapter 心若囚塔 029



04

第四章

Chapter 你是我的人 049

 05 **第五章**
Chapter 流光勿离—————079

 06 **第六章**
Chapter 单色旧电影—————103

 07 **第七章**
Chapter 落脚点—————135

 08 **第八章**
Chapter 你笑着笑着，我却哭了—————163

 09 **第九章**
Chapter 向日葵恋人—————193

 10 **第十章**
Chapter 每只蝴蝶都要学会扑过天涯——215



Preface

青春太过轻狂与骄傲，
泪水太过稚嫩与无悔。
幸福的指针停摆在哪一段时光？
是谁将这纸苍白盛夏狠心遗忘？

你轻描淡写地说爱我，
甜言蜜语像悬在琴弦上的水晶。
旧时光里的忧伤残像，
定格成生命中最绝美的画面。
幸福迁徙溢彩流光，
却是再也回不去的过往。

冗夏褪色，向日葵死亡，
凝滞在洁白掌心你说再见的模样。
这一纸长夏里缱绻的爱情首映式，
镌刻着你我名字的青春印记。





Chapter 01

盛世不过是一场繁华的戏

谁是弱者？是流光偷换间衍生的一粒尘，是浓墨重彩后面无表情的戏子，
还是黑暗荒原里歌唱的向日葵？不用狡辩，不要逃避，你们统统都是弱者！



(1)

唇扩成狭长的弧度——向。

小小地抿着——日。

再一次灿烂地打开嘴角——葵。

轻而易举地摆弄出温暖的弧度——向日葵。

我叫向葵。

向日葵去掉中间的那个字。

我总是这样介绍自己。

脸上浮起漫不经心的笑容，卡其色的瞳孔微眯，一派天真安静的模样。

我今年16岁。头发天生便是暖黄色，长长地垂至腰间，卷曲的发丝水藻般妩媚柔软，在缱绻的光线下散发着碎金般的光芒。我喜欢亲吻这些缠绵的柔发，神情漠然如演一场欲擒故纵的戏。

10岁的时候一场车祸让母亲离开了，我也因此丧失了10年的记忆。

时间于我如同一个急速流动的巨大沙漏，微微垂睑，那些沙状的光阴就缓慢而飞快地穿过指隙，在冗长的错觉中，在铺天盖地的晕眩中，定睛一看，漫长的时光已然穿心而过。

我的童年就是如此从指缝一点一点流逝，直至最后不留一点儿痕迹。

见证我童年时代的只有唯一一张旧照片，被随意摆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

百合色裙裾被澄净如雪的手指轻轻提起，晶莹白皙的脸庞干净而小巧，卡其色的瞳孔中有梦游般的天真神情，一头向日葵色的长发泻在腰间，精致如八音盒上随着小提琴声跳舞的小公主。

午后的光线四处游走，溅出七彩光点，给我细致洁白的身体镀上了一层华美的暖光。

那是10岁的我。洁白，纯洁，晶莹，一尘不染。

这张照片，是10岁的我，在车祸的前一天，照的最后一张照片。

——象征我纯真童年的彻底埋葬。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一个盛产向日葵的城市，现在住的地方叫“熏谷”。这里的一切皆是我喜爱的——夏日晴朗的天空。阳光从肥厚的叶子上筛下光影。那些光影飘浮变幻着形状，像向日葵的花瓣、金线花的剪影、沉睡的幼童甜美芬芳的容颜。我总是坐在巨大的树下打盹，醒了以后望着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变幻着的妖娆光影不明所以地笑。

苏说：“向葵，为什么你的眼睛里总有妖气？你天生就是个妖怪吗？”

苏是我的表姐，她有一双骄傲的眼睛，她的眼睛总是暴露着她的一切，譬如对我的讨厌、嫉妒、憎恨。

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我将自己伪装得很好，一脸随意、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所有人都淡淡地微笑，可是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心是冷的。那扇心门从不对人打开，所以所有人都看不到我真实的样子，看不到我的骄傲和自卑，以及脆弱、敏感和仇恨。

这就是我，一朵重生的向日葵，眼神清亮，笑容灿烂，向着太阳的一面是干净明媚的容颜，背着太阳的一面则是幽暗尖利的棱角。

而苏不一样，她激烈敏锐，总是要争夺我的一切东西。我从不反抗。衣服、围巾、帽子、包包，只要她要，我统统给她。或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她家住得更长久一些。

妈妈死了之后，我就住进了她家。要说明的是，苏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姨父非常富有。姨父和姨妈没有虐待过我，对我很好。但是我知道那种好只是停留在表面，那种好只是对陌生人近似施舍的感情，我只是他们表现爱心的对象而已。我不可以像苏一样扑在他们怀里撒娇，我也永远无权享受那种亲情。

他们不曾主动搭理我。而且对于我父母的事，我近乎一无所知。他们不说，我更不主动问。我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而已，没有资格要求业务繁忙的他们与我长谈那丢失了的过去。

他们给了我一个家，但这个家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

苏说她想杀死我。

因为我抢走了她的男朋友。

她曾经威胁我：“向葵，你不要打Summer的主意，他是我的！”

Summer是音乐社社长，有着淡棕色的漂亮头发，眼神忧郁，孤独而高贵，拉小提琴的样子有一份清冷的美丽。

我和他只有过极少的几次交谈，见面也不过淡淡微笑而已。

可在苏警告我的几日后，学校突然传出了“Summer社长与苏分手，继而追求坏妹妹”的消息。

那一日，苏第一次失去了她往日骄傲而矜持的女王形象，疯了一般甩了我一巴掌，然后掐住我的脖子，差点掐死我。

那是3个月前。

(2)

我懒懒地猫在小区巨大的、连成片的树影下，将双眼极力地合拢，景物便在眼前渐渐模糊、拉长、变远。

模糊的视觉中破碎的光影仿若插上了蝴蝶的羽翼，轻飘飘地在半空中翩跹，幻化成一朵朵葵花模样。

就在我准备好好睡一个午觉的时候，外面被白光衬得微微透明的街道暗了一调，紧接着，下起了雷雨。我匆匆在树下起身，望了望我身边的向日葵伞——它是我唯一珍爱的宝贝，我从没有让它淋过雨，因为害怕雨水洗刷掉向日葵本身金黄的色泽。

我咬了咬牙，将向日葵伞折好放进怀中，在暗灰色的雨幕中肆意飞跑起来。

轰隆隆的雷声在天际咆哮着，白色的闪电在乌云遮掩的尽头若隐若现，而后冲破了厚重云朵的桎梏，在布料般脆弱的天空任性地划出一条凌厉的弧线。随着沉闷而倦噪的“砰”的一声，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天空被生生割裂。

雨点连接成线，没一会儿，我的头发、裙子和平底帆布鞋便在雨点的鞭打下变得湿漉漉的。

这样的雨天，很尽兴。尽管我不喜欢雨，却是如此衷爱这种失去理智的放肆气氛。

不知在灰色的雨幕中奔跑了多久，我终于像一只没头苍蝇一般闯进了姨妈家。

“向葵，你怎么搞的？不是带了伞，怎么淋得这么湿？”姨妈皱着眉头问我。

“我怕它淋坏了。”我喘着气，露出一个急促的微笑。

“疯了啊你！”苏嘟囔。她穿着一条很明媚的钴紫色裙子，睫毛刷得浓密而卷曲，粘着时下很流行的水钻，微弱的星芒随着她妩媚地眨动眼眸而忽明忽灭。她笑得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浓郁而美丽，甚至带了些解脱神情地对我笑。

“咳，向葵，收拾一下你的东西，我带你去夏家。”一向不爱说话的姨父开口了。

“夏家？”我问。

“是你爸爸有消息了。他让你去夏家，他的两个儿子在那里。”

“你是说他现在也在夏家吗？”

“不，他现在在法国工作，他的两个儿子会照顾你。”

过去的6年里我从来没有去了解，也没有心思去了解这混沌的亲属关系，因为失忆了以后没有人告诉过我过去的种种。于是，春夏秋冬便一日一日匆匆过去。久而久之，我变得有些冷暖不知，就连本应最熟稔的亲情都没有想要逆流而寻的

欲望。如今听到这样匪夷所思的话，心里甚至只有水一般的平淡。

“爸爸的儿子，我的亲哥哥？”爸爸，这是一个多么含义不明的名词。我惊奇地笑了，不明所以地自我嘲讽。

突然之间，没有任何预兆，我的爸爸就出现了？

“不，夏已醒和夏已爵是你后妈的孩子。”姨父皱了皱眉，“你去那里就知道了。”说罢便不再开口，估计是懒得和我解释。

我这才明白苏为什么会露出那么开心的笑容——啊，一个眼中钉总算可以从眼前消失了，多么惬意的事。

我依旧撇着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机械地点了点头，心里却什么感觉也没有。然而，点头才是最明智的吧，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再继续寄住在苏家了。

我草草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随着姨父走出家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个家。看到苏得意的眼神，我冷笑了一声，走出这个家时重重地将门关掉。似乎只要这样，就可以将一切沉重和忧悲悒全部关进门里，不带任何晦气地离开。

离开，简单而干脆，毫无预料地离开。

就这样吧，我是一个漂泊的流浪者而已，没有任何居所会是我停靠的终点。

(3)

车开了很久很久才到目的地。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的爸爸是如此富有。

天已经慢慢黑了，我下了车，无法很仔细地分辨这个花园别墅的景色，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场盛大的迷局，又仿佛置身于不真实的华美梦境。

滴滴答答的雨打在我的头发上，原本就湿湿的裙子紧紧地贴在我的肌肤上。我有些生气地扯了扯讨厌的裙子，又望了望这与我格格不入的一切。

我是在做梦吗？我捏了捏自己的脸，意识有些迷茫。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别墅里走了出来。他五官清秀，撑着一把淡蓝色的雨伞。他对姨父礼貌地笑，互相说了几句恭维和感谢的废话后，姨父便开车走了。

我望着那辆逐渐消失的宝马车，蔑视地勾了勾嘴角，却不感到悲伤和疼痛。我是一个骄傲和自负惯了的人，不愿意为这样不值一提的事情有任何情绪的牵动。长久的不真实的空气感早已麻木了我的五脏六腑，我只爱自己，不愿为无关人等牵动起潜伏的哀伤。

“还在下雨呢。”男人将伞撑在我的头顶。

“哦，谢谢。”我噤嘴，佯装成单纯好奇的样子，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叫夏己醒，是你的哥哥。”

“哦……”我敷衍地应了一声。

“没事的，习惯就好了。”他莫名其妙地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露出一个明媚的微笑，轻“嗯”了一声。

他带着我走进了别墅。

别墅的第一层就十分豪华。温暖的欧式壁炉在客厅里燃烧着，“噼啪”的火焰燃烧声打破了静谧的气氛。羊毛的地毯看起来华贵而又舒服。窗帘是古老笨重的酒红色，镶着隐约可见的金色花纹，华丽而流畅。淡粉的玫瑰在墙面盛开着，墙上还悬挂了几幅欧式油画。室内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

梦境般的宫殿……我暗暗地感叹道。突然，我感受到了一道冰冷的目光，下意识地抬起了头。

一个天神般俊美的少年。

一个洁白冷漠的少年。

他站在楼梯的尽头看着我。苍白的脸，苍白的神情，苍白的容颜，却俊美冷漠得要命。微长的头发用洁白的缎带扎起，漆黑的眼眸冷峻，脸孔清俊绝美得令人窒息。

如雾的灯影拉长我们之间的距离。他仿若与时光脱轨，不会老去，不会改变，就永远定格在一段水晶般纤尘不染的虚幻时光里。他就像一个神秘而陌生的童话故事片段，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只是一段残缺，一段蛊惑而妖娆的神秘。

我们就这么静静对望着。

我们彼此的视线交织在一起，将静谧的空气划开了一个口子。

他黑漆漆的眼睛望着我，突然，眼珠里闪过一丝不屑，随后，他消失在楼梯的尽头，如同幽魂。

“他是夏己爵，我的弟弟，也是你的哥哥。”没等我开口，夏己醒解释道。

“哦……他看起来并不喜欢我。”我回想着他眼里的不屑，心里有股怒气。

“他一直都是这么冷漠的，但如果和他接触长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夏己醒说。我顺着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三楼右边就是你的房间，你可以去洗个澡。公司里有点急事，我必须赶回去，以后再告诉你这一切。”他说，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向葵，我会按照爸爸的要求，让你幸福的。”他想起了什么，又对我说道。

我回过头又一次对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可是，幸福，我怎么可能会幸福？

我上了楼，轻轻推开门，随之跃入眼帘的是公主房特有的豪华温暖场景：粉紫格调的装饰风，浅粉色的床靠着墙角，笼着一层微紫色的半透明纱帐，在暖暖的灯光照耀下流光溢彩。风从百叶窗外吹进来，乳白色蕾丝窗帘和浅紫色的纱帐在夜色里缠绵起舞。

我打开淡粉色的衣橱，里面挂满了华丽的衣物。那些衣服琳琅满目，映得满室生辉。我的眼神又下意识地飘到化妆台上，那里同样堆满了无比精致的饰物。

可是，太过美丽耀眼的东西，并不适合我。

而我，也不喜欢过分的装饰，因为对于自己，我有着过分的自恋和自信。
我只是清清淡淡的向葵而已。

匆匆地洗了个澡，我穿上蔷薇白的睡裙，对着镜子里的少女勾勒出温吞的笑意。镜子里的女生有一头微卷的向日葵色长发，象牙白的肌肤在蒸腾的水气中像盛放的粉蔷薇，卷曲的长睫毛掩盖得黑亮无比的眼眸雾蒙蒙的。我眨眼，带动了水气在半空中无声地破碎。此刻的自己如同油画里的蔷薇少女，妖娆回眸中带着淡淡的忧郁——我从没发现我这么美过。是因为脱离了那个家的缘故吗？

打开浴室的门，百般无聊地侧身。三楼左侧的房间，门柄是耀眼而低调的金色，我好奇地走了过去，拉开那扇华丽的门。

空气中有淡淡的雾一般的成分。

雾中雾。

梦中梦。

雾和梦交织的尽头，是真身的轮廓：那个少年纤细如春天柔柳般的身影。

我不由自主地走近他。他在用iPod听音乐，似乎刚洗过澡。美丽的白色缎带束着他湿淋淋的头发，耳边的鬓发被他撩了上去，露出镶着金色花纹的白色耳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侧面被灯光照得柔和而安静，美得惊心动魄。我这才发现他睡着了。漆黑的睫毛一眨不眨，安静地垂在洁白的眼睑，投下两弯轻浅的阴影。匀称的呼吸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和柔和。苍白的脸孔透明得近乎丢失了肌理。他身后柔美的透明纱帘独自飞舞着，一切都美丽寂静得如精灵的呓语。这样的少年，即使骄傲如我，也感到一丝心悸。

突然，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松了，iPod滑落到地上，发出轻微声响。他立刻睁开了眼睛，我有些尴尬，匆忙转身，想要离开。

“喂，站住！”他命令我。

我回眸看他。看到他瞳孔里流动着奇异的光彩，有些冰冷，有些妖娆，像有浅寞的烟花在夜色中飞舞。

“我叫向日葵……”

“我知道你的名字。”他走近我。漆黑的眼眸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恍惚间，夏己爵走到了我身边。

他伸出洁白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眉毛轻皱在一起。

“我很讨厌你。”他轻而坚定地说。

他慢慢地凑近我，鼻尖几乎要抵到我的鼻尖。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几乎没有纹理的肌肤以及殷红的嘴唇，还有他漆黑眼眸里打探而怀疑的光芒。

那种眼神，很让我厌恶。

他长时间地盯着我看，我终于忍不住了：“喂，我想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我找到了那个男人的影子。”

“是我爸爸吗？他们都说——我很像我的爸爸。”我喃喃地说道。

“所以，我很讨厌你。”他冰冷地看着我，眼里弥漫起大雾。

“你只是讨厌我爸爸，请不要迁怒于我。”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讨厌的外来物，你给我出去。”他愣了愣，忽然笑了，那笑容妖娆而洁白，又带着冰冷的贵气，宛如某种洁白而有毒的植物。

“你要和我斗吗？偏偏我没有斗志。就像你说的，我只是个讨厌的外来物，和一个讨厌的人斗争，不是很无聊吗？”嘴角勾出柔和的微笑，我微扬着头故作惊奇地看着他说道，随后轻盈地转身离开。

我是一个没有真实表情的戏子，在华美的肌肤上浓墨重彩地涂绘，变幻着盛世繁花般的表情，却从不让台下的人看到一丝一毫的真实。

我很清楚应该在怎样的场合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可以保护自己。我是弱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危若朝露的戏里存活下去。

我只是一个弱者。